

本土文本



## 认祖归宗 (小说)

□李新重



绘图:瞿溢

山上风大，草木茂盛，气温又高，风干物燥，易发山火，纸钱不能烧化，只能用石头压在坟冢上，香蜡也不能点，只能摆在坟前的供台上。摆放妥当，老先生再次把唐装下摆伸一伸，双手垂到中指对准大腿两侧的裤缝，屈膝在坟前跪下，双手朝前分开，手背着手，手掌朝上，弯腰向祖宗，叩一个头，头叩在双掌之间，然后站起身，双手合十作一个揖，接下来跪下叩头，起身作揖，再跪下叩头，又起身作揖，如是三次。这地方上坟的程序和叩首的规矩，大概国外没有，跟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区别。可老先生做得像模像样，程序和规矩绝对原装正版，丝毫不差。

老先生接着说，他在国外生活的小城市，从前是个小镇，小镇边上也有这样一座石桥，因一头地势平缓，另一头陡峭，那座石桥在大拱的两肩上，一头有两个小拱，另一头有三个小拱。他的三个孩子和七个孙子辈，都在这座桥边长大。男孩子下河摸鱼，在水里游泳，女孩子在河边挑野菜；他们在桥上唱歌、做游戏。有一年，他的大儿子不慎从桥上滚入湍急的河水，被一条正洗澡的水牛用头和角把那小子顶上岸来……当他向我们讲述那座我们都看不见的石桥的时候，犹如我在远离四川的启东，向我的孩子们讲述四川老家的一座石桥，情绪饱满，充满深情。我一瞬间有些恍惚，当老先生在讲述远方的那座桥的时候，故乡和他乡的关系发生了互换，仿佛万里之遥的那个地方，才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不在那里，而在那头。

老先生说，他的夫人是居住地的本地人，他的下一代，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既会说当地话，也会说汉语；到了孙子辈，从断奶就说当地话，没

拱，桥下是清凌凌的河水。他说他小时候常跟小伙伴们到这来游泳摸鱼；夏天水大，他们脱光衣服，从桥头上跳下去，一头扎进清凉的河里。他说得绘声绘色，以至于让我相信，在这座竣工只有二十多年的石桥之前，在同样的位置上，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可后来表哥悄悄告诉我，从前这里就是路的尽头，从来没有桥，木板桥都没有一座，更别说石桥。

他似乎在结束之前，用这一席话告诉周围的人，他不可能回到这里定居，他应该回到概念上的他乡、现实中的家去，那里有他的朋友、有他的子孙，有他大半生生活的各种细节，在那里，一切都是真实的；而这里，他的故乡，他却举目无亲；他回不来了，他的妻子也回不来，他的子孙更回不来。这里，留给他的，只有纯粹的乡愁。正如书上所说：回不去的地方，就是故乡；总想那一天回去的情绪，便是乡愁。

春节期间，我到黄水镇老范家走亲戚。我奶奶姓范，老范家是我奶奶的娘家。范家有位表弟也在为我谋食的地方承接工程，过年经常不能回老家，因此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必上他老家走动走动。表弟的父亲叫我表叔。表叔听我说起春节前几天的趣闻，甚为惊讶。他说：“那熊老先生是不是把小地名记错了？我们这地方的小地名叫下沙湾子，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四十年前设村建镇，使用了个规范的学名叫蓝凤营，下沙湾子这个老地名就逐渐没有人知道了。”

表叔带我走出院子。那一天阳光同样煦暖，天空碧蓝，几缕薄细的轻云漂浮于长天，状若撒网。站在屋后的高坡上，表叔指着东面远处山峦中，一座形似乌毡帽的山说：“那也许就老先生所说的长得像乌纱帽的山。在我们这里我们不叫它乌纱帽山，我们叫它毡窝头儿山。那老先生大概也记错了，毡窝头儿是我们这里的土话，也就是乌毡帽，我们这里叫乌毡帽不叫乌毡帽，都叫毡窝头儿，这个叫法，书上不会有。那老先生大概把乌毡帽记成了乌纱帽，都是帽子，名字一变，谁还分辨得？至于毡窝头儿，这是土话，只怕当面问那老先生，他都想不起是什么东西了。”在透明的苍天之下，远处的毡窝头儿山像谁遗落的乌毡帽，圆顶，卷边，一头浑厚地高高隆起，另一头渐次低缓，呈现畚斗形。这真是大自然的造化，其他山就只是山，而这座山，是搁在那里的一顶乌毡帽。

我心里大骇。我问他：“这里有没有姓熊的人家？”

“有啊，下沙湾一带，范家和熊家是本地的两大姓。”

“这里的熊家跟沙湾子熊家，是不是同宗本家？”我又问。

“我姓范，人家姓熊，谁知道他们熊家的事情呢？”

回头我打电话给沙湾子的老表。他不回答我两处的熊姓是不是同宗本家，而是反问我：“人家祖也认了，宗也归了，你觉得还有必要让老先生再回来找一回乡愁吗？”（四）

## 狐狸闪耀 (散文)

□汪益民

纯粹就是一只狐狸，与我描述什么、怎么描述没什么关系。最先是在高邮，汪老命名的大淖，一行人正在游览，我一转身，瞥见一只白狐在女墙上一闪而过。我以为那是看走了眼，但好几次同样的发现，让我坚信狐狸就在我周围出没。在掘港东郊拆迁工地，我看了一只赤色狐，在东园几从萼萝与薜荔间，我膘到又一只毛色汪亮的黑狐。开始几次见到狐狸，我会很激动，忙不迭向身边人求证，问他们是否也看到了，我非常希望得到他们肯定的回答。但每个人都茫然地看着我，摇头否认。

有些事情，只适合一个人知道，并永远成为保持在心中的秘密。有一次，我急于出门赶一个会场，可是眼镜找不到了，就在我在房间到处乱转的时候，一只狐狸眼睛闪着幽蓝的光，轻轻地从窗外的水池边上不紧不慢走过去了。莫不是这个尤物已经进入我常住的城市了？这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不仅山东有，江苏高邮有，连我家附近都有了？由此推断，我们是否会碰到更多的狐狸，甚至是漂洋过海的洋狐狸？但我再没有将我的种种疑惑表露出来。

我周围应该有那个东西时常常出没。只是它们的现身又快，又毫无定所，十分平常，一闪一闪飘忽不定，来不及细细端详。梦中遇到一只狐狸。离那种动物最近的一次，的确是在一场秋天的午睡里，我见到一只相当妖艳柔软的白狐狸，爪子像丝绸那样轻飘滑，一步一步踩踏在我身上，在

旬的顾润沪是我的忘年交，见多识广，素有口才，在城南“星城大酒店”一次聚会之中，他酒酣耳热，话多得刹不住，其中提到了我所关心的狐狸问题，他发表了他多少年来在这座千年古镇老街，与狐狸的亲密接触史。他的表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生动又具体。听着听着，我眼前出现了一只活灵活现的，苏北农村地区常见的中华田园三花猫。是的，一个年过七旬，毕业于高等学府的高才生，不过如此。

如果剔除梦中所见，我2016年见到最后一只狐狸至今，我从各种语言、文字、大量文献及画册记载中，陆续见到了关于狐狸的描绘，它们怎么看也不符合我的预期，充其量是大松鼠、小狼崽、波斯猫、蝴蝶犬……这些算是比较优秀的部分了，还有的勾画就更为不堪一提：将狐狸说成了海豚、雪豹的童年，介于马与驴之间的骡子……甚至出现了一只肥大的黑色老母猪。

狐狸可能是我们能够闪烁其词提及的最后一类动物，它的背后，那是另外一个动物世界，以我们人类的聪明程度，只能隐约感到在狐狸身后，还藏着很多东西，至于藏着什么，我们只好保持着好奇之中的沉默。对于一只生活在我们认识边缘的狐狸，我们是多么冲动又多么无奈，往往是一句废话刚结束，新的想法就出来了，如此不停地浪费口舌，说了太多没有什么价值的话，每个人都这样打发着人类寂寞的时光。

虽然狐狸飘忽不定，我们对其莫衷一是，但既然有了这么个东西，世界就不是从前的世界。可以说，

这么个地平线上毛茸茸的小混沌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处境。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是长时间对狐狸毫无知觉，但总会有一天，他会像触电一样，被冷不丁作一下祟，从此不管事态如何发展，他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除此以外，也有的人雄心勃勃，在那里耽于传说，摆弄着各种法器，招数用尽，想着亲近的戏法儿；更多的一批人纠结着、犹豫着，为再也说不出狐狸的样子而陷入忧伤，白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对着我支支吾吾嘴巴里念念有词，眼里饱含屈辱的泪花。

兴许是这样的，狐狸怎么可能是在端坐在那些荒凉之处供我们细细打量的动物呢？它非常清楚我们的尴尬，但除了打几个哈欠，并不在意我们总是与它失之交臂。一只狐狸干净到纯粹，也许已经挣脱了历史，它在时间的前面眯着懒洋洋的双目，静静地看着我们为它所做出的种种劳碌无功。

人的语言比直观更迟钝，而一只狐狸对我们愚蠢的理解，远比它在我们面前昭示的多。它也可能代表着人类语言的边界。一个人如果接近那个边界，预示着要承担冷寂、荒凉、孤独……种种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再向前一步，世界就不在我们的叙事范围之内了，那里或许有着大量的狐狸。

一直到此时此刻，狐狸是狐狸，我是我。对于一只狐狸，我所做的已经很多，再也不可能离它更进一步了。看着我写下的文字，越来越不像一只狐狸，也就只好选择就此放弃，从此绝口不提。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 记忆深处的上海天桥

□魏伟

15年前，我在上海浦东的张江科技园上班。那时，周边还有许多没有拆迁的农民房，我便在离公司不远的村里租了一间安家。我每天步行上下班，来回都要经过一座天桥。

从草木萌发的春天到白雪皑皑的冬天，天桥上的风景四季都不一样。春秋冬三季，天桥上的人们来来往往，总是行色匆匆。记忆最深的是夏天，傍晚下班时，天桥两边挤满了男女老少，在纳凉也在看风景。对于见惯大世面的上海人来说，这偏离市中心的遥远地方，有什么新鲜和好看的呢？从人们南腔北调的口音，可以知道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从身上朴实的穿着可以判断：他们，不是来自附近的工地便是近旁的工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外来工”或者“农民工”。

那时，上海有一种说法：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如果不是地铁2号线的开通，这里和江浙的任意一个普通小镇没有区别，但这里毕竟是上海。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站在高高的天桥上，能看见远处五光十色的东方明珠塔。我不止一次看到，天桥上的大人抱起或大或小的孩子，对着珠光宝气的东方明珠塔指指点点，讲述着什么。孩子则一律惊叹地欢呼。这些孩子，也许是趁着暑假从乡下来，随着打工的父母来到大都市上海。能远远地看一眼传说中的东方明珠塔，已经让他们足够兴奋，回去后有了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或许已经唤醒他们心中的梦想，甚至已照亮了他们今后的人生，也未可知。

夏天的天气很热，我依旧每天从天桥走过。有一回，我加班

到夜深回家，走上天桥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还算宽敞的天桥上，密密麻麻铺满了草席，草席上睡着的，有父子，有母女，也有单个粗衣短褂的老人……他们姿态各异，或仰卧或侧躺，还有的靠着护栏坐着，头歪向一边睡着了。在溽暑难当的夏夜，高高的天桥上蚊子很少，不时有习习凉风吹来，倒也舒适。就这样，天当床，地当铺，人们有的已经响起了鼾声，有的还在窃窃私语。

唯一让过天桥的人感到不便的是，不好下脚。我只得绕着有空隙的地方走，脚步尽可能轻些，免得惊醒这些已经进入梦乡的人们。他们是谁？来自哪里？是谁的儿女，又是谁的父母呢？因为种种原因，在夏夜，背井离乡的他们，露天睡在上海郊外的天桥上。或许宿舍太热，没有空调，或许初来乍到还没有找到工作，但幸有这么一座天桥可以暂时容身，让桥上的风吹去忧伤，让思乡的心得到安慰。

据说，如今上海的很多天桥已经被拆除，我不知道张江那座还在不在？天桥的出现，最初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人车分流，缓解交通拥堵。无论是造桥还是拆桥，肯定都是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天桥容易遮挡视线，减少了城市空间、破坏了周边景观等缺点逐渐显现。它必将会被以地下轨道交通为主的现代通行方式所取代。

一座座天桥见证了城市快速发展的历史，连接起的过去与现在，也见证着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那些当年在天桥上睡过的人们，早已经分散在茫茫人海。可是我相信，在记忆深处，他们也一定不会忘记，在城市的一隅，那曾经给予他们安慰和庇护的人行天桥。

## 江海新韵



## 秋梦 (组诗)

□江徐

在梦里  
我懂得了知而不言  
鱼镖被射出去，  
一路向北  
水面立刻劈出  
一条长长的直线  
像极鱼身上的侧线

南窗外  
有两堆山丘，  
正在隐隐发红  
屋里没人，  
只有沉默  
后来  
你终于说了一句：  
去烧茶喝吧

## 秋雨沁在诗集的目录上

窗外正落雨  
我坐在阳台上  
翻看一本诗集  
诗集的目录  
也是一首诗  
想起两首关于雨的诗  
一首来自博尔赫斯  
一首来自余秀华

无需抬头，  
知道雨还在落  
变成淡橙色的光影，  
又知道  
阳光出来了。  
雨没有停  
雨似粉屑，  
被风筛过来  
两三点，  
沁在我手臂上  
七八颗，  
沁在诗集的目录上

目录恰似菜单  
秋雨即是秋雨  
当我看诗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不在看

倘若要说在看  
那就是在看：  
一片秋天的树林  
一场狠狠的雪  
一个人的白月光  
一棵风中的稗子  
摇晃晃  
被蝉翼的光影笼罩  
我变得心不在焉  
昨夜醉酒的头，  
现在才开始疼  
乙醇从葡萄枝头出发  
走掉了一整个夏天  
来到我与目录之间的  
此时此刻  
是它们的八千里云和月  
组织这些文字的手，  
从头到尾  
什么都不在写

菜花  
晨光中想起刘禹锡：  
我言秋日胜春朝  
菜花很小，  
明黄，细碎  
小小的菜花往下落  
一粒，二粒，三四粒  
漫不经心地  
夜以继日地  
一粒粒积在车顶  
有时掉在人头  
作为前奏  
菜花  
铺开仲秋的主题  
一位女子走过，  
从手机里抬眼  
笑着逗狗，  
就像逗一个孩童  
她的短发上  
黏着一粒菜花  
秋风拂过，归途中  
走在斑马线上  
一只白鹭从头顶  
展翅掠过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江海新韵



秋梦 (组诗)

